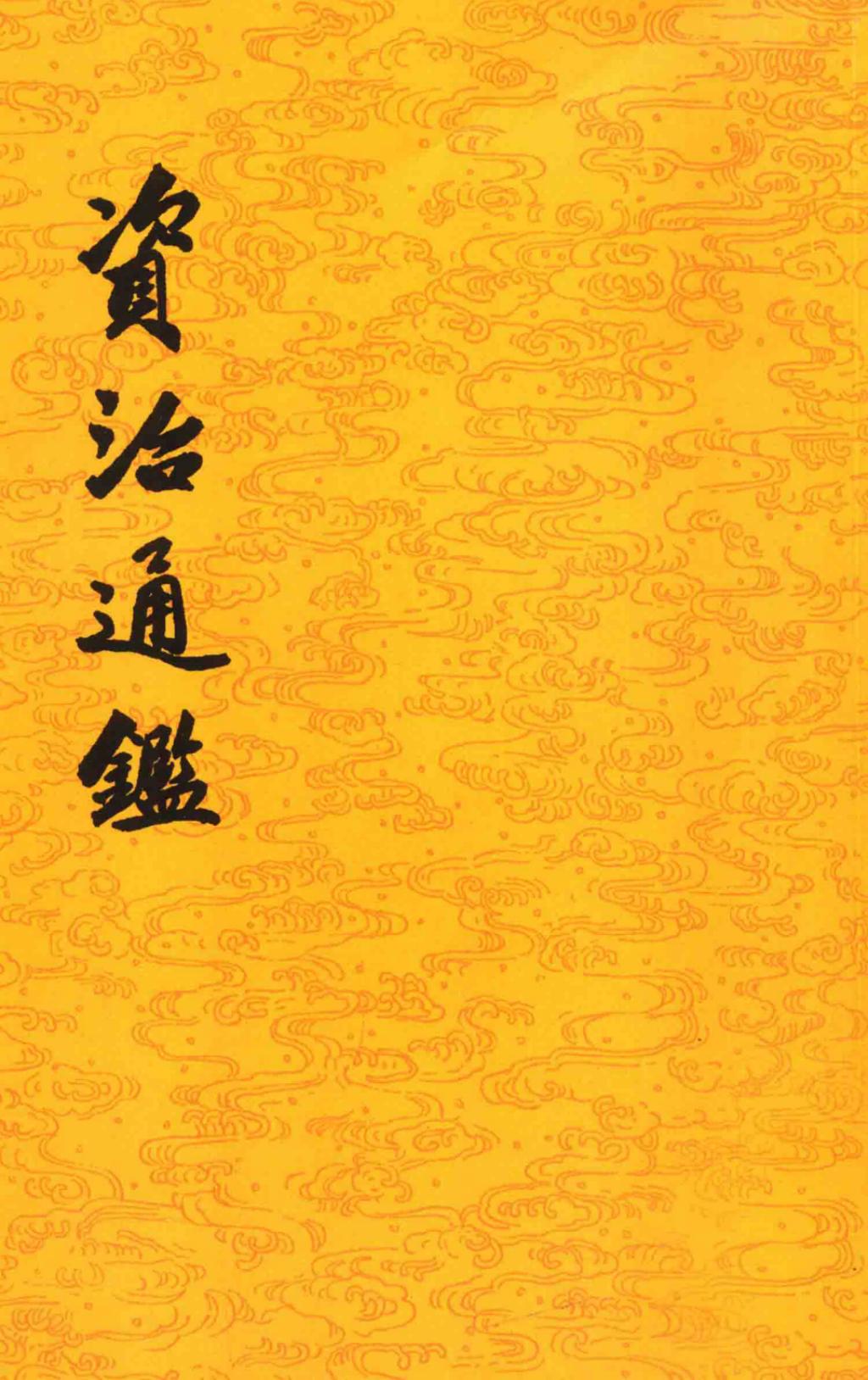


資治通鑑



第十四册

唐高宗永徽六年乙卯十月起
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癸酉止

資治通鑑

卷二百至
二百十三

中華書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

司馬光 奉敕編集

後

學

天

台

胡三省

音

註

唐紀十六 起旃蒙單閼(乙卯)十月，盡玄黓閹茂(壬戌)七月，凡六年有奇。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上之下

永徽六年(乙卯、六五五)

¹冬，十月，己酉，下詔稱：「王皇后、蕭淑妃謀行鳩毒，廢爲庶人，母及兄弟，並除名，流嶺南。」許敬宗奏：「故特進贈司空王仁祐告身尙存，使逆亂餘孽猶得爲蔭，唐制：凡受官者皆給以符，謂之告身。司空，正一品。凡三品以上，蔭及曾孫。並請除削。」從之。

乙卯，百官上表請立中宮，上，時掌翻；下同。乃下詔曰：「武氏門著勳庸，地華纓黻，往以才行選入後庭，行，下孟翻。譽重椒闈，德光蘭掖。朕昔在儲貳，特荷先慈，常得侍從，弗離朝夕，荷，下可翻。從，才用翻。離，力智翻。宮壻之內，恆自飭躬，恆，戶登翻。嬪嬪之間，未嘗迕目，

嫡，慈良翻，婦官也。迕，五故翻。逆而視之，謂之迕目。聖情鑒悉，每垂賞歎，遂以武氏賜朕，事同政君，政君，事見二十七卷漢宣帝甘露三年。可立爲皇后。」

丁巳，赦天下。是日，皇后上表稱：「陛下前以妾爲宸妃，韓瑗、來濟面折庭爭，事見上卷上年。瑗，于眷翻。折，之舌翻。爭，讀曰諍。此旣事之極難，豈非深情爲國，爲于僞翻。乞加褒賞。」上以表示瑗等，瑗等彌憂懼，屢請去位，上不許。

十一月，丁卯朔，臨軒命司空李勣齋璽綬冊皇后武氏。璽，斯氏翻。綬，音受。是日，百官朝皇后於肅義門。

故后王氏，故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上嘗念之，間行至其所，問，古竟翻。見其室封閉極密，惟竅壁以通食器，惻然傷之，呼曰：「皇后、淑妃安在？」王氏泣對曰：「妾等得罪爲宮婢，何得更有尊稱！」稱，尺證翻。又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妾等再見日月，乞名此院爲回心院。」上曰：「朕卽有處置。」處，昌呂翻。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杖王氏及蕭氏各一百，斷去手足，捉章：十二行本「捉」作「投」；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斷，丁管翻。去，羌呂翻。嫗，威遇翻。數日而死，又斬之。王氏初聞宣敕，再拜曰：「願大家萬歲！昭儀承恩，死自吾分。」淑妃罵曰：「阿武妖猾，乃至於此！願他生我爲貓，阿武爲鼠，生生扼其喉。」由是宮中不畜貓。分，扶問翻。妖，於喬翻。畜，吁玉翻。尋又改王氏姓爲蟒氏，蟒，莫朗。

翻。蛇最大者曰鱗。

蕭氏爲梟氏。梟，古堯翻。

武后數見王、蕭爲祟，被髮瀝血如死時狀。後徙

居蓬萊宮，復見之，數所角翻。崇，雖遂翻。復，扶又翻。

大明宮接西內，宮城之東北曰東內，本永安宮，貞觀八年置，九月更名大明宮，以備太上皇清暑。

後高宗以風痹，厭西內湫濕，龍朔三年始大興葺，曰蓬萊宮。

故多

在洛陽，終身不歸長安。

己巳，許敬宗奏曰：「永徽爰始，國本未生，權引彗星，越升明兩。易離卦大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彗，祥歲翻。近者元妃載誕，正胤降神，言代王弘，武后之子，當立。重光日融，燭暉宜息。」

崔豹古今注曰：

漢文

(?)

帝

爲

太

子

，樂人歌四章以贊太子之德：

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輪，三曰星重暉，四曰海重潤。

莊子曰：

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

重，直龍翻。爝，卽略翻。

安可反植枝幹，久易位於天庭；倒襲裳衣，使違方於震位！

震，長子也，以守社稷宗廟，爲祭主也。

又，父子之際，人所難言，漢武帝語田千秋之辭。

事或犯鱗，必嬰嚴憲，驪龍頸下有逆鱗徑尺，嬰之則死；諭人主之威不可犯也。煎膏染鼎，臣亦甘心。」

上召見，問之，對曰：

「皇太子，國之本也，本猶未正，萬國無所係心。且在東宮者，所出本微，今知國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竊位而懷自疑，恐非宗廟之福，願陛下熟計之。」

上曰：

「忠已自讓。」

對曰：

「能爲太伯，願速從之。」

2 西突厥頡苾達度設數遣使請兵討沙鉢羅可汗。厥，九勿翻。數，所角翻。使，疏吏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甲戌，遣豐州都督元禮臣冊拜頡苾達度設爲可汗。禮臣至碎葉城，自弓月城過

思渾川，渡伊麗河至碎葉界，又西行千里至碎葉城，屬焉耆都督府界。沙鉢羅發兵拒之，不得前。頡苾達度設部落多爲沙鉢羅所併，餘衆寡弱，不爲諸姓所附，禮臣竟不冊拜而歸。

³ 中書侍郎李義府參知政事。義府容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克，故時人謂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貓。

顯慶元年(丙辰、六五六)

¹ 春，正月，辛未，以皇太子忠爲梁王、梁州刺史；立皇后子代王弘爲皇太子，生四年矣。忠旣廢，官屬皆懼罪亡匿，無敢見者；右庶子李安仁獨候忠，泣涕拜辭而去。安仁，綱之孫也。李綱著節於隋、唐之間。

² 壬申，赦天下，改元。

³ 二月，辛亥，贈武士護司徒，賜爵周國公。

襄，一號翻。

⁴ 三月，以度支侍郎杜正倫爲黃門侍郎、同三品。

顯慶元年，改戶部爲度支。度，徒洛翻。

⁵ 夏，四月，壬子，矩州人謝無靈舉兵反，矩州諸蠻亦東謝蠻之種落。

武德四年置矩州。黔州都督

李子和討平之。

黔，音琴。

⁶ 己未，上謂侍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爲朕陳之！」爲，于僞翻。來濟對曰：「昔齊桓公出游，見老而飢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飢者。』賜之衣，曰：

「願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廩府安足以周一國之飢寒！」老人曰：「君不奪農時，則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蠶要，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之養人，在省其征役而已。今山東役丁，歲別數萬，役之則人大勞，取庸則人大費。臣願陛下量公家所須外，餘悉免之。」量，音良。上從之。

⁷ 六月，辛亥，禮官奏停太祖、世祖配祀，高祖受禪，追尊祖虎曰景皇帝，廟號太祖；考昊曰元皇帝，廟號世祖。以高祖配昊天於圜丘，太宗配五帝於明堂；武德初，立圜丘壇於明德門外道東二里，壇制四成，各廣八尺一寸，下成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每祀，則昊天上帝及配帝設位于平座，藉用藁秸，器用陶匏，五方上帝、日月、內官、中官、外官及衆星，並皆從祀。其五方帝及日月七座，在壇之第二等內；五星已下官五十五座，在壇之第三等；二十八宿已下官一百三十五座，在壇之第四等；外官一百二十二座，在壇下外壇之內；衆星三百六十座，在外壇之外。以景帝配圜丘，元帝配明堂。從之。

⁸ 秋，七月，乙丑，西洱蠻酋長楊棟附、顯和蠻酋長王郎〔章：十二行本「郎」作「羅」；乙十一行本同。〕祁·郎·昆·梨·盤四州酋長王伽衝等帥衆內附。黎州本西寧州，武德七年，分南寧州二縣置，貞觀八年，更名黎州。其地北接昆州，晉梁水郡地也。盤州本西平州，武德四年置，貞觀八年，更名晉興古郡地也。盤州本西平州，武德四年置，貞觀八年，更名晉興古郡地也。洱，乃吏翻。酋，慈由翻。帥，讀曰率。

⁹ 癸未，以中書令崔敦禮爲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

八月，丙申，固安昭公崔敦禮薨。〔謚法：容儀恭美曰昭；昭德有勞曰昭。〕

¹⁰ 辛丑，葱山道行軍總管程知節擊西突厥，與歌邏。〔章：十二行本「邏」下有「祿」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處月二部戰於榆幕谷，處月、處密、姑蘇、歌邏祿、弩失畢五姓之衆，賀魯爲葉護時所統也。據新書，歌邏祿卽葛邏祿也。「榆幕谷」，舊書本紀作「榆幕谷」。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副總管周智度攻突騎施、處木昆等部於咽城，拔之，西突厥咄陸五啜，處木昆、突騎施皆一啜也。據新書，咽城卽處木昆所居。處，昌呂翻。斬首三萬級。

¹¹ 乙巳，龜茲王布失畢入朝。龜茲，音丘慈。朝，直遙翻。

¹² 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美色，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寺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屬之欲翻。將納爲妾，大理卿段寶玄疑而奏之。上命給事中劉仁軌等鞫之，義府恐事洩，逼正義自縊於獄中。縊，於計翻。上知之，原義府罪不問。

侍御史漣水王義方欲奏彈之，漣水，舊曰襄貢，置東海郡。東魏改曰海安郡。隋開皇初，廢郡，改襄貢曰漣水，屬海州，唐屬泗水。漣，音連。先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爲不孝，二者不能自決，柰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事見九卷漢高帝元年。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義府於輦轂之下，擅殺六品寺丞，唐六典：大理寺丞，從六品上。就云正義自殺，亦由畏義府威，殺身以滅口。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請更加勘當！」長，知兩翻。當，丁浪翻。於是對仗，叱義府令

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上釋義府不問，而謂義方毀辱大臣，言辭不遜，貶萊州司戶。

¹³ 九月，〔章：十二行本「月」下有「庚辰」二字；乙十一行本同。〕括州暴風，海溢，溺四千餘家。〔新志：處州本括州永嘉郡，時兼有永嘉之地，上元元年，始析置溫州。〕

¹⁴ 冬，十一月，丙寅，生羌酋長浪我利波等帥衆內附，以其地置柘、柂二州。〔柘州，蓬山郡。〕柘州以開拓爲稱，音達各翻。

¹⁵ 十二月，程知節引軍至鷹娑川，遇西突厥二萬騎，別部鼠尼施等二萬餘騎繼至。〔鼠尼施，咄陸五啜之一也，居鷹娑川，後置鷹娑都督府。娑，素何翻。〕前軍總管蘇定方帥五百騎馳往擊之，西突厥大敗，追奔二十里，殺獲千五百餘人，獲馬及器械，綿瓦山野，不可勝計。〔勝，音升。〕副大

總管王文度害其功，言於知節曰：「今茲雖云破賊，官軍亦有死傷，乘危輕脫，乃成敗之法耳，何急而爲此！」自今常結方陳，置輜重在內，陳，讀曰陣。〔重，直用翻。〕遇賊則戰，此萬全策也。」又矯稱別得旨，以知節恃勇輕敵，委文度爲之節制，遂收軍不許深入。士卒終日跨馬，被甲結陳，不勝疲頓，被，皮義翻；下同。陳，讀曰陣。勝，音升。馬多瘦死。定方言於知節曰：「出師欲以討賊，今乃自守，坐自困敝，若遇賊必敗；懦怯如此，何以立功！」且主上以公爲大將，將，卽亮翻。豈可更遣軍副專其號令，事必不然。請囚文度，飛表以聞。」知節不從。

至恆篤城，新書作「怛篤城」。有羣胡歸附，文度曰：「此屬伺我旋師，還復爲賊，伺，相吏翻。復扶又翻。不如盡殺之，取其資財。」定方曰：「如此乃自爲賊耳，何名伐叛！」文度竟殺之，分其財，獨定方不受。師旋，文度坐矯詔當死，特除名；知節亦坐逗遛追賊不及，減死免官。

¹⁶是歲，以太常卿駙馬都尉高履行爲益州長史。

高履行尚太宗女東陽公主。

¹⁷韓瑗上疏，爲褚遂良訟冤曰：上，時掌翻。爲，于僞翻。「遂良體國忘家，捐身徇物，風霜其

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聞罪狀，斥去朝廷，內外甿黎，咸嗟舉措。

論語：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臣聞晉武弘裕，不貽劉毅之誅；事見八十一

卷太康三年。漢祖深仁，無恚周昌之直。註已見前。恚，於避翻。而遂良被遷，已經寒暑，違忤陛

下，其罰塞焉。忤，五故翻。塞，悉則翻。伏願繙鑒無辜，繙，遠也。稍寬非罪，俯矜微款，以順人

情。」上謂瑗曰：「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然其悖戾好犯上，悖，蒲內翻，又蒲沒翻。好，呼到翻。故

以此責之，卿何言之深也！」對曰：「遂良社稷忠臣，爲讒諛所毀。昔微子去而殷國以亡，

殷紂暴虐日甚，微子抱樂器以奔周。武王乃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遂伐紂，滅之。張華存而綱紀

不亂。事見八十二卷至八十三卷。陛下無故棄逐舊臣，恐非國家之福！」上不納。瑗以言不用，

乞歸田里；上不許。

¹⁸劉洎之子訟其父冤，稱貞觀之末，爲褚遂良所譖而死，事見一百九十八卷貞觀十九年。洎，其

冀翻。李義府復助之。復扶又翻。

上以問近臣，衆希義府之旨，皆言其枉。給事中長安樂彥瑋獨曰：「劉洎大臣，人主暫有不豫，豈得遽自比伊、霍！今雪洎之罪，謂先帝用刑不當乎？」當，丁浪翻。上然其言，遂寢其事。

二年（丁巳、六五七）

春，正月，癸巳，分哥邏祿部置陰山、大漠二都督府。以謀落部置陰山府，以熾侯部置大漠府，俱屬北庭都護府。邏，郎佐翻。

閏月，壬寅，上行幸洛陽。

庚戌，以左屯衛將軍蘇定方爲伊麗道行軍總管，伊麗河，一名帝帝河。帥燕然都護渭南任雅相、燕然都護府在黃河北，北至陰山七十里，至回紇界七百里，去京師二千七百里；龍朔三年改曰瀚海都督府，總章二年，改爲安北大都護府。杜佑曰：後爲中受降城，南去朔方千三百餘里。後魏於渭南置渭南郡，隋廢爲縣，屬京兆。帥，讀曰率。燕，因肩翻。任，音壬。相，息亮翻。副都護蕭嗣業發回紇等兵，自北道討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嗣業，鉢之子也。蕭鉢見一百八十一卷隋煬帝大業六年。

初，右衛大將軍阿史那彌射及族兄左屯衛大將軍步真，皆西突厥酋長，酋，慈由翻。長，知兩翻。太宗之世，帥衆來降；彌射，室點密可汗五世孫，世爲莫賀咄葉護，貞觀中，遣使立爲可汗。族兄步真謀殺彌射而自立，彌射不能國，卽入朝，步真遂自立爲咄陸葉護，衆不厭，去之，因亦與族人人朝。帥，讀曰率。降，

戶江翻，至是，詔以彌射、步真爲流沙安撫大使。考異曰：舊西突厥咄陸傳：「咄陸可汗泥熟，父莫賀設，貞觀七年，遣鴻臚少卿劉善因冊爲否阿妻狀奚利苾咄陸可汗。明年，泥熟卒，弟同娥設立，爲咥利失可汗。」彌射傳云：「彌射者，室點密可汗五代孫也，世統十姓部落，在本蕃爲莫賀咄葉護，貞觀六年，詔遣鴻臚少卿劉善因就蕃立爲奚利邲咄陸可汗。其族兄步真欲自立，謀殺彌射，彌射既與步真有隙，以貞觀十三年，率所部處月、處密部落入朝。其後步真遂自立爲咄陸葉護，部落不服，步真復攜家屬入朝。彌射後從太宗征高麗有功，封平襄縣伯，顯慶二年，轉右武衛大將軍。」新傳略同。今欲以咄陸、彌射爲二人，則事多相類，以爲一人，則事又相違，疑不能明，故但云西突厥酋長。余按彌射爲咄陸可汗，唐所冊也；步真爲咄陸葉護，自稱也。咄陸之號雖同，而可汗、葉護，位之尊卑有異，不必泥咄陸之號而傳疑，而彌射、步真實二人也。余前註所引者新傳也，其辭略，考異所引者舊傳也，其辭詳，大略同也。又參考新、舊書，劉善因冊可汗事，與通鑑有六年、七年之差，而新、舊書可汗號有「妻拔」、「妻狀」之差，舊書又多一「奚」字，而貞觀中立彌射爲奚利邲咄陸可汗，則新、舊書同。詳而考之，劉善因冊泥孰爲奚利邲咄陸可汗，明年而泥孰死，弟同娥設立，爲沙鉢羅咥利失可汗，又三年而咥利失不爲衆所歸，西部又立欲谷設爲乙毗咄陸可汗。乙可汗兵爭，咥利失、乙毗相繼走死他國，而射匱實承之。太宗崩，賀魯反，而射匱爲賀魯所併。西突厥世次，曉然可考。而新、舊書於彌射傳皆云：貞觀中，遣劉善因立彌射爲奚利邲咄陸可汗。以泥孰傳觀之，則善因所立者，泥孰也。以彌射傳觀之，則善因所立者，彌射也。考異所疑，當以此耳。自南道招集舊衆。

4 二月，辛酉，車駕至洛陽宮。

5 庚午，立皇子顯爲周王。壬申，徙雍王素節爲郇王。雍，於用翻。郇，音荀。

6 三月，甲辰，以潭州都督褚遂良爲桂州都督。桂州至京師，水陸路四千七百六十里。

⁷癸丑，以李義府兼中書令。

⁸夏，五月，丙申，上幸明德宮避暑。上自卽位，每日視事；庚子，宰相奏天下無虞，請隔日視事；許之。

⁹秋，七月，丁亥朔，上還洛陽宮。

¹⁰王玄策之破天竺也，見上卷貞觀二十二年。得方士那羅邇娑婆寐以歸，娑，素何翻。自言有長

生之術，太宗頗信之，深加禮敬，使合長生藥。太宗令婆婆寐於金飄門合延年藥。合，音閣。發使四方求奇藥異石，又發使詣婆羅門諸國采藥。使，疏吏翻。

其言率皆迂誕無實，苟欲以延歲月，藥竟不就，乃放還。上卽位，復詣長安，復扶又翻。又遣歸。玄策時爲道王友，道王元慶，高祖

之子。唐諸王府置友一人，從五品下，掌陪侍規諷。

辛亥，奏言：「此婆羅門實能合長年藥，自詭必成，今遣歸，可惜失之。」玄策退，上謂侍臣曰：

「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漢武帝求之，疲弊生民，卒無所成，卒，子恤翻。

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對曰：「誠如聖言。此婆羅門今茲再來，容髮衰白，已改於前，何能長生！」陛下遣之，內外皆喜。娑婆寐竟死於長安。

¹¹許敬宗、李義府希皇后旨，誣奏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桂州都督，欲以爲外援。八月，丁卯，瑗坐貶振州刺史，濟貶台州刺史，終身不聽朝覲。台州，漢回浦縣地，光武改回浦爲章安縣。吳孫亮分會稽東部都尉爲臨海郡，治章安，江左皆因之。隋

平陳，廢爲臨海縣，屬永嘉郡。唐武德四年，分置台州。諸州刺史有朝集，故禁絕二人，不得至京師。振州至京師八千六百六里。台州在京師東南四千一百七十七里。朝，直遙翻。又貶褚遂良爲愛州刺史，榮州刺史柳奭爲象州刺史。榮州至京師二千九百七十三里。象州至京師四千九百八十九里。考異曰：唐曆：「三月甲辰，貶遂良爲桂州都督，喪愛州刺史。」據實錄，「喪坐韓瑗又貶象州。」新舊書、唐曆皆云愛州，誤也。今從實錄。

遂良至愛州，上表自陳：

上，時掌翻。

「往者濮王承乾交爭之際，臣不顧死亡，歸心陛下。時岑文本、劉洎奏稱「承乾惡狀已彰，身在別所，其於東宮，不可少時虛曠，少，詩沼翻。

請且遣濮王往居東宮。」臣又抗言固爭，皆陛下所見。卒與無忌等四人共定大策。

事見一百

九十七卷貞觀十七年。卒，子恤翻。及先朝大漸，獨臣與無忌同受遺詔。

見上卷貞觀二十三年。朝，直

遙翻。陛下在草土之辰，不勝哀慟，臣以社稷寬譬，陛下手抱臣頸。臣與無忌區處衆事，咸

無廢闕，數日之間，內外寧謐。力小任重，動罹愆過，螻蟻餘齒，乞陛下哀憐。」表奏，不省。

勝，音升。處，昌呂翻。省，悉景翻。

¹²己巳，禮官奏：「四郊迎氣，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廢緯書六天之義。其方丘祭地之外，別有神州，亦請合爲一祀。」從之。

歐陽修曰：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鄭玄以爲天

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寶也。又曰：兆五帝於四郊，此五行精氣之神也。玄以爲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唐初貞觀禮，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正月辛日，祀感生帝靈威仰於南郊以祈穀，而孟夏雩於南郊，季春大享於明堂，皆祀五天帝。至高宗時，禮官以謂太史圓丘圖，昊天

上帝在壇上，而耀魄寶在壇第一等，則昊天上帝非耀魄寶可知。許敬宗與禮官議曰：六天出於緯書，而南郊、圜丘一也，玄以爲二物。郊及明堂，本以祭天，而玄皆以爲祭太微五帝。傳曰：凡祀，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祀后稷以祈農事。而玄謂周祭感帝靈威仰，配以后稷，因而祈穀，皆繆說也。由是盡黜玄說。又武德中，冬至及孟夏雩祭皇地祇於方丘，神州地祇於北郊，今亦合爲一祀。

¹³ 辛未，以禮部尚書許敬宗爲侍中，兼度支尚書杜正倫爲兼中書令。

¹⁴ 冬，十月，戊戌，上行幸許州。許州，漢潁川郡地，東魏立南鄭州，後周改許州，因古許國以名州也。至京師一千二百里，至東都四百里。乙巳，畋于澨水之南。壬子，至汜水曲。汜，直几翻。汜水曲在鄭州新鄭縣界。師古曰：汜，舊音凡，今俗讀爲祀。

十二月，乙卯朔，車駕還洛陽宮。

¹⁵ 蘇定方擊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厥九勿翻。可，從刊人聲。汗，音寒。至金山北，先擊處木昆部，大破之，其俟斤嬾獨祿等帥萬餘帳來降，俟，渠之翻。帥，讀曰率；下同。降，戶江翻。定方撫之，發其千騎與俱。

右領軍郎將薛仁貴上言：「泥孰部素不伏賀魯，泥孰部，弩失畢五俟斤之一也。騎，奇寄翻；下同。將，卽亮翻；下同。上，時掌翻。爲賀魯所破，虜其妻子。今唐兵有破賀魯諸部得泥孰妻子者，宜歸之，仍加賜賚，使彼明知賀魯爲賊而大唐爲之父母，則人致其死，不遺力矣。」上從之。泥孰喜，請從軍共擊賀魯。

定方至曳咥河西，曳咥河在伊麗河東。沙鉢羅帥十姓兵且十萬，來拒戰。咄陸五啜、弩失畢五俟斤，是爲西突厥十姓。定方將唐兵及回紇萬餘人擊之。沙鉢羅輕定方兵少，直進圍之。紇，下沒翻。少，詩沼翻。定方令步兵據南原，攢稍外向，稍，色角翻。自將騎兵陳於北原。陳，讀曰陣；下布陳同。沙鉢羅先攻步軍，三衝不動，定方引騎兵擊之，沙鉢羅大敗，追奔三十里，斬獲數萬人；明日，勒兵復進。復，扶又翻；下可復同。於是胡祿屋等五弩失畢悉衆來降，沙鉢羅獨與處木昆屈律啜數百騎西走。降，戶江翻。處，昌呂翻。啜，陟劣翻。騎，奇寄翻。時阿史那步真出南道，五咄陸部落聞沙鉢羅敗，皆詣步真降。定方乃命蕭嗣業、回紇婆閨將胡兵趨邪羅斯川，舊書：賀魯居多邏斯川，在西州直北一千五百里。此邪羅斯川當在伊麗水之西。咄，當沒翻。嗣，祥吏翻。紇，下沒翻。趨，讀曰趣，音七喻翻。邪，讀曰耶。追沙鉢羅，定方與任雅相將新附之衆繼之。任，音壬。相，息亮翻。將，卽亮翻，又音如字。會大雪，平地二尺，軍中咸請俟晴而行，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進，必休息士馬，亟追之可及，若緩之，彼遁逃浸遠，不可復追，省日兼功，在此時矣！」乃蹋雪晝夜兼行。所過收其部衆，至雙河，與彌射、步真合，去沙鉢羅所居二百里，布陳長驅，徑至其牙帳。賀魯牙帳在金牙山，直石國東北。復，扶又翻。陳，讀曰陣。沙鉢羅與其徒將獵，定方掩其不備，縱兵擊之，斬獲數萬人，得其鼓纛，纛，徒到翻，又徒沃翻。沙鉢羅與其子咥運、壻闔啜等脫走，趣石國。咥，徒結翻。啜，陟劣翻。趣，七喻翻。定方於是息兵，諸部各歸所居，通

道路，置郵驛，掩骸骨，問疾苦，畫疆場，復生業，凡爲沙鉢羅所掠者，悉括還之，十姓安堵如故。乃命蕭嗣業將兵追沙鉢羅，定方引軍還。場，音亦。嗣，祥吏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沙鉢羅至石國西北蘇咄城，咄，當沒翻。人馬飢乏，遣人齎珍寶入城市馬，城主伊沮達官沮，子余翻。詐以酒食出迎，誘之人，誘，音酉。閉門執之，送于石國。蕭嗣業至石國，石國人以沙鉢羅授之。

乙丑，分西突厥地置濛池、崑陵二都護府，濛池都護府居碎葉川西，崑陵都護府居碎葉川東。考異曰：舊書賀魯傳云：「定方行至曳咥河西，賀魯率胡祿居闕啜等二萬餘騎，列陳而待。定方率任雅相等與之交戰，賊衆大敗，斬大首領都搭達官等二百餘人，賀魯及闕啜輕騎奔竄，渡伊西麗河，兵馬溺死者甚衆。彌射進軍至伊麗水，處月、處密等部各帥衆來降。彌射又進次雙河，賀魯先使步失達官鳩集散卒，據柵拒戰，彌射、步真攻之，大潰，又與蘇定方攻賀魯於碎葉水，大破之。」舊書本紀：「三年二月，定方平賀魯；甲寅，西域平，以其地置濛池、崑陵二都督府。」據實錄，擒賀魯置二都督皆在此月。本紀又非奏到月日。今從實錄。

軍、崑陵都護、興昔亡可汗，押五咄陸部落；阿史那步真爲右衛大將軍、濛池都護，繼往絕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遣光祿卿盧承慶持節冊命，仍命彌射、步真與承慶據諸姓降者，準其部落大小，位望高下，授刺史以下官。

¹⁶丁卯，以洛陽宮爲東都，唐六典：洛陽宮在東都皇城之北，東西四里一百八十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